

澳華新文苑

第1247期(A)



漁樵新問

張仲衡

離開比加戈群島後，腦子裡一直被那恍如隔世的島上生活與現今世界攪和混繞著。正如我在從群島回程的船上一樣，我又開始胡思亂想。這些比加戈島民是從族群爭鬥，充滿叢林法則的西非大陸，為生存而躲避到這大西洋小島，曾經能活著是他們唯一的願望，而這個人類最基本的願望經過千百年變成了他們與世隔絕的魔咒。在和平年代，沒有外部威脅，基本生存得以自足的情況下，以生存為藉口拒絕當代文明，拒絕進步，拒絕與世界同軌，對此應當怎樣去理解呢？是的，他們有他們的傳統和文化——比加戈文化。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想到人生目標不僅僅是生存還有其它的意義。



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島民（張仲衡攝）。

西非的社會狀況千百年來就沒停止過動盪不安，這是我們都知道的。比加戈群島相對偏僻，是幾內亞比索的離島，被廣闊的大西洋環繞，是一處不錯的避難地。按島上的人講，遷徙到這些島嶼就是為了躲避大陸上的族群廝殺，侵略者或奴隸貿易者。他們是以母系為主，群居的生活方式。因為與世隔絕這裡的傳統歷經千年依然不變。他們採集、捕魚為主，農業和畜牧幾乎處於萌芽或原始狀態。生產僅僅是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，極其簡單的物質條件使他們更貼近自然。他們所有的茅草屋裡都是家徒四壁，沒有床、沒有桌椅板凳，做飯就在草棚外面三塊石頭支一口鍋，然後大人坐在地上，小孩捧著盤子四處亂跑吃。有一個小孩很熱情地用可能從沒洗過的手抓起一團飯讓我吃，我用半秒鐘的閃念想了一下，張口就吃到嘴裡，那滋味可以說甜酸苦辣一同入口了，裡面有像小樹枝和沙子類的東西令我無法咀嚼咽下，又不好意思吐出，最後一狠心還是咽下去了。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天然食品，而他們的胃一定像雞的嗉囊把樹枝石塊消化掉。他們從小就有健康的體魄，幾秒鐘蹭地就爬上椰子樹，毫不猶豫的跳上牛背，雙手板著牛角掌控公牛。可以明顯的感到那些島民都生活的很自信，看著我們這些現代人，這些所謂文明人，根本就無動於衷。我感受到一種和諧的、與自然共生的簡單生活，在這裡的島民的意識裡似乎根本沒有要改變現狀的訴求。



島民都有強悍的體魄（張仲衡攝）。

比熱戈島民很抵觸外來文化，或者他們壓根就不知道什麼是文化，他們只知道外面

的世界很混亂，充滿了殺戮，充滿著他們無法想像的兇險，他們唯有恪守現有的生活方式才有安全保障。也許這些風聞是族長或酋長為了統治而刻意渲染後的效應，宣傳的力量常常是超出常人想像的，很多極端組織或極端宗教的極端行為都是宣傳的結果，就像美國的大衛教，日本不久前發生的歐姆真理教。當然對於比熱戈島民的生活選擇我不可以下這樣的結論，因為他們有特殊的歷史和地理原因。有趣的是現代社會中有一大批選擇返璞歸真、逃離都市的人，就是為了過上這種生活，而這些島民則從沒間斷地在享受著，這也是我寫下這篇感想的誘因。對比狩獵採集社會與當今高度文明社會的確很有意思，現代生活的確有些多不盡人意的地方，亦或現代人們的思想更複雜了，要求和不滿的情緒更高了，被實際上現代文明、社會進步是為人類生活帶來諸多便利與發展，但也在悄無聲息地侵蝕著人類的生活本質。

生活的本質是什麼呢？是活著嗎？還是說生活不僅僅是活著，更是“如何活”。薩特曾說過，人首先存在，然後才有本質。某些大師們的心靈雞湯的說法是“尋找幸福”、“實現自我”。也許人類生活的本質是“沒有本質”，只是一個荒誕的過程，人在荒誕中為自己賦予意義。這個意義是什麼？既然身處荒誕，意義又有什麼價值呢。所謂意義是自我欣賞還是為了他人認可？現今好像是進入無大師時代，沒有人真正的被他人認可。相互排斥是一個通病，也是追求自我價值的副產品，人性扭曲是這荒誕現實的必然結果。

如果只在生活的本身尋找意義，恐怕多數人會得抑鬱症，沉溺於過去會有太多懊悔、關注未來難免焦慮與壓力，那只有活在當下，但消極情緒也都是因為對當自我的否認造成的。或許簡單、無欲無求才是最佳生活狀態，真如這樣，文明人真不如古人活的明白。所以克里斯多夫·里安就提出來文明至死，進步的代價。人類的進步當然也伴隨著弊端，文明人總覺得自己比“野蠻人”好。真的嗎？追究生活的本質也是靈魂的追問，按《啟示錄》所言，人類的精神世界並不是隨著時間昇華而是一步步墮落。如果問人類發展至今最重要的精神支撐是什麼？第一答案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科學，當人類面對未知、苦難、死亡和宇宙奧秘的時候；當我們在追問：“我是誰”？“我從哪裡來”？“我將去往何處”？的時候，信仰能提供確切的答案，而且賦予人生一個“為什麼活著”的方向。至於其他的如希望、愛、意義的追求都在其次。我總覺得人類多少都有精神分裂症狀，在現實中的追求是多變的盲目的，不僅僅對於物質追求，精神層面也不例外，這也折射出人類普遍的內在渴望。這內在的渴望可能是人類發展的動力，也可能是毀滅世界的惡魔。有時我們需要理性認識自己，理解這個世界和神的啟示。



比熱戈群島村寨（張仲衡攝）

決定將去幾內亞比索的比熱戈群島旅行，有人介紹了一本阿拉伯哲學寓言小說

2026國慶之夜

往年的國慶之夜，總是被擠在層層人潮之外，遠遠遙望Darling Harbour歌劇院前的煙火，勉強聽見隱隱傳來的音樂聲；或者，索性窩在家中沙發上看電視，隔屏觀火聽音。

今年卻不同。承蒙友人贈票，得以身臨其境，近距離觀賞一年一度澳大利亞頂級藝術家們的精神演出，心中滿是感激與欣喜。

我們先乘火車至Circular Quay，再搭乘政府為市民免費提供的雙層巴士，穿越悉尼大橋，直達Darling Harbour。

為了佔據有利位置，我們下午五點便開始排隊——原以為六點開場，提前一小時已算早到。豈料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。早到的觀眾已彎彎繞繞排出了好幾圈，遠遠望去，黑壓壓一片。所幸人人自覺守紀，隊伍雖長，卻井然有序，談笑間，倒也不覺疲乏。

進去後是自由落座，我們選在第五排就座，離舞臺僅咫尺之遙。演出時，演員的神情、動作、細節……清晰可見，甚至能感受到他們的呼吸與情緒變化。我完全沉醉於這場精彩的演出中。外子則在一旁，聚精匯神地用鏡頭記錄下整場節目，留待回家後剪輯製作。



馮淑萍與外子在慶祝會場。

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爽朗大方的西人女士，甫一見面，便如故交，彷彿我是她多年未見的中學同學，上來就與我侃侃而談，毫無陌生感。交換姓名時，才驚喜地發現——原來我們同名，難怪一見投緣！

演出過程，她與我互動頻頻，不時用肩膀輕觸我的胳膊，示意“這裡該拼命鼓掌了”、“該大聲歡呼”、“來，一起揮舞小旗吧！”……那份投入與熱情，極具感染力，讓我全程情緒亢奮。

夜色中，套在每人腕上的手環，隨著不同節目不斷變換色彩，當人們的手在揮舞、搖曳、舒展時，那色彩便宛如一條流動的光譜星河。這真是一個聰明的設計——現場每一位觀眾，都在不知不覺中，自然而然成了這宏大舞臺上的一份子，在無人機俯拍的圖面上，格外壯觀！

而這位我新識的朋友，無疑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員。她會情不自禁地站起來，又唱又跳。臨近尾聲時，她終於按捺不住，走到前排過道上手舞足蹈，恰好被SBS電視臺的鏡頭逮了個

正著！她笑著告訴我，這已是她第五次親臨國慶晚會，還叮囑我留意SBS頻道裡她的身影，並相約2027年在同一個位置再見。“天上掉下個林妹妹”，人與人之間的緣分，真是奇妙！

參與演出的，皆是澳洲最優秀的藝術家。尤其是Kate Ceberano（凱特·塞貝拉諾）一登場，全場瞬間沸騰——掌聲、歡呼聲如海浪湧起，在夜空中久久回蕩。

帥哥Jude York（裘德·約克）出場演唱《Can't get you out of my head》時，三位性感迷人的伴舞女郎，擺款婀娜，曼妙柔美，其熱烈與細膩、勁爆與舒緩的舞姿讓人眼花繚亂，砰然心跳。身邊這位新識的朋友調侃她丈夫：“Hey, your girlfriend is coming again.”然後，又轉頭朝我擠眉弄眼，那份詼諧和俏皮，逗得我樂不可支！

原住民的大型舞蹈《Sunset Dreaming》（《日落之夢》）源自Yothu Yindi（約圖·因迪）於1982年創作的同名歌曲。作品寄寓著他們對家園的深切眷戀，對文化薪火相傳的堅定守護，以及對戈夫半島（Gove Peninsula）因採礦帶來的地貌變遷所引發的憂傷，同時也傳達出在白人文化長期影響之下，原住民文化依然渴望保持自身特色的強烈心聲。

在舉國歡騰的國慶之夜，允許原住民以如此盛大的歌舞形式，公開表達其世世代代的民族訴求，足見澳洲政府的博大胸襟與多元包容。我注意到當此節目上演時，夜空中無數無人機編織出奇壯觀的背景，焰火齊放，流光溢彩，既烘托了舞臺氣氛，也將整場演出的藝術感染力推向高潮。

這一刻，燈光、音樂、與心跳彼此呼應；國慶不再只是煙火與儀式，而是一種被共同分享的喜悅與幸福感。

這樣的夜晚，值得珍藏，也值得一再期待。

不同膚色的面孔，在同一片夜色中被平等照亮；歡呼聲此起彼伏，如潮汐推岸，一浪接一浪。原住民遠古的歌聲仍在風中低吟，新來者的足跡已然在城市裡生根——古老與新生，在此並行不悖，彼此映襯。

各種文明在這裡被接納，被包容，被溫柔以待。身處其中，會生出一種深切的歸屬感——不是因為血緣，不是因為來處，而是因為被理解、被尊重、被呵護。

我們愛這個國家，或許正因為先被她所愛：在歡慶中允許不同的聲音；在光影裡傾聽歷史深處的低吟；也在熱烈中為每一顆心留出位置。

此刻，我站在這裡，聆聽各民族交織的歌聲，讓自己的感動，融入這片土地緩慢而堅定的脈動之中——就像絢爛的焰火，落入這片深藍的海域，化作長久不息的光亮，照徹我的心扉……

馮淑萍

《哈義·本·葉格贊》，時間有限，從網上下載匆匆看了一下就啟程去了西非。回來之後我又看了一下。伊本·圖斐利在書中讚美自然，讚美孤獨，讚美在孤獨中的覺醒。這部小說的精髓是借助一個遺留在孤島上的一個人，個體人成長的故事，這個人通過觀察自然和冥思，認識到神性，靈性以及探索哲學問題。可能比社會教育，通過制度和權威教授更為有效。看到最後才知道介紹給我書的傢伙的用意，他是想讓我觀察那裡的島民是否如伊本·圖斐利的觀點，是自我啟蒙的一群人。可我看到的是失望的。

書中說人類只有在生態意識覺醒之後才能充分發揚人性的光輝，“自然”才是啟發智慧和探索真理的導師。島民們肯定不會以哲學的方式思考自然，他們的日常看似一種與自然交融的生活，其實是一種被迫的順應，而不是生態意識的覺醒。更不會理解保護地球生態是人類的責任云云。在比加戈群島的自然生態好的沒得說，可我認為島上沒有覺醒者。也許，人和人不一樣。有人會在獨處中自我啟蒙，有人則在獨處中沉睡。這一點伊本·圖斐利的學說像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沒有有力的支撐原點。（未完）